



隋書卷六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陸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卽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旣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旣至壽陽與高潁支度軍機無所壅滯及剋金陵韶卽鎮焉晉

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穉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

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

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潁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

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于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闔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

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卽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頴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闔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

嚴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
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
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嚴卒之後蜀王竟
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
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
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
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
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

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
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
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
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視持至
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
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
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
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
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
內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

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邈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

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

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在時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

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邠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褻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爲行軍總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爲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

侍御史名爲稱職尋轉太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旣出憲
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
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
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儁由此遞相陵奪每尋
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
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
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
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
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

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
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
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
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
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
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
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立基之於易世而卒歿漢
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
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
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

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旣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

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真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

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
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搃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征扞
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算非專已能留
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
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
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
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
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德封應
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
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門外旣

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頴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
當朝正色甚爲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姪直謂或曰大
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
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
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
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
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
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閹於職務政由羣
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
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

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
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
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
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
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
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
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
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
痛成燕爾之親昌此苴縗命彼褊翟不義不昵春秋載
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

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
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
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
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
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
五臣堯諮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
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
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

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

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見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

路廣幕凌雲衮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醕肆陳絲竹繁會
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
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
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
天下並卽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
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
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
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
匹羶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
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

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
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
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行
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
將與計事或爲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
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
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
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
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遷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旣免喪又爲掌教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

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頴將綽殺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

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

其父爲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

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是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

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大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旣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爲立廟

於鄣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
姦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
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
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
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謬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
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懍焉可想趙綽
之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
疆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
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
焉

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閹纂之風
焉

隋書卷六十二

隋書卷六十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八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為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

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卽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

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四服愛惠爲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予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

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絜處涅不渝
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
之不嚴斯治實字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
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
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卽適西垂常爲外臣未居
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
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
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
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
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欵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

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
鄉真衣繡夜行耳勅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
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
可汗及高昌王欵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
蕃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
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
爲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
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
擊之返爲所敗遂斬弘策以狗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
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

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
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
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
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旣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
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
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
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
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
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
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

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
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玉曰今以二孫委公與
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
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
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
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
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
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
謀侯公後動卽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并綺羅百
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頻

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勲格人心目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

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而歎息令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蓋無佗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爲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楫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旣獲京口新義公韓擒尋剋姑熟驃騎旣渡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卽

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畧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領軍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僂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

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
鑾駕言旋上京本卽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
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
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
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
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
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
苑旣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
想望吾賢疾如疾首祥荅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况恩
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幙

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
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
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
王師薄伐天人受賑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
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
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
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
汗潦攸歸松栢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
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
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

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
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泰式遏載罹寒
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
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
雲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卽位漢王諒發兵作
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
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
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
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
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

謀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
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
拒之東趨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
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
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四匹轉太僕卿
帝嘗賜祥詩曰伯斐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
賤目詎知今早擿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
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
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
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

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畧其孰能與於此
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
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間道擊
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
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
利而還由是除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
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
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
世高弟威字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
公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
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
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
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
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
船艦以強濟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侍
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
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
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

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
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
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
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畧暫住江南重收家
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此行竊以
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烏弗虧摩訶遠念資
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憊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
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
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
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

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
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罍恥何
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
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
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
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
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
卿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
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
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

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諡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爲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迴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卽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

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羣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迴本同骨肉旣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卽陳丹欸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爲皇太

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謀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

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

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爲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

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子龔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擿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蕃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

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強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

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劔南安撫煬帝卽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理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

以便宜從事勅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立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爲虵豕蜂飛蟻聚犯我王

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遯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閣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

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
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
自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
玉麟符十一年詔立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
立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立自以年老上
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
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臥以鎮之朕爲國
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立乃止義師入關自
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
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
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
法度初爲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
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
兵後從晉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
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
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
甚得民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
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

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旣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

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爲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効羣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

隋書卷六十三 列傳
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
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隋書卷六十三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

樊子蓋傳又收合降賊入豆子航討格謙擒之以狀聞

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臣映斗按

此格謙已爲楊義臣所擒而王充傳又載馱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航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羣賊云云同一格謙在豆子航中兩傳所載互異詎因楊義臣被追入朝格謙乘間逸去賊由是復盛後爲王克破斬耶元本航訛馱按水經注膠水北歷土山山悉鹽坑箋曰坑當作航或訛作馱省作坑又作馱並非又元本討訛詩南監本討格謙訛作將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
格殺今並從北史正之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

隋書卷六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爲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燕賓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搃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閤內僚吏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
左右代其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久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

總管長史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雒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

陳茂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

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鞅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侗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竝與居士交結及

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也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

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旣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諡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

尋拜爲光祿大夫

張齋

張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齋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齋曰

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二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齎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

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虔亭

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卽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尋

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陳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節德

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等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諡曰剛子傑嗣金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

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畧綜書紀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竝以傭書爲事光獨跣跣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

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

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卽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與爲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讐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有覩面目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

數百人竝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譬如鷹
鷂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爲
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
光語洩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
光者竝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卽與腹心走出營
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
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卽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
元敏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
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
翼而射之光身無介胄遂爲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鬪而

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竒節初讀詩
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
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
區久事隴畝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
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
兒爲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
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爲營周亘百餘
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艦徑登江

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于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煬帝卽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沮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郛郭

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黎陽進逼鞏雒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趨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尅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答表請

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
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閩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
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
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
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
還方始奉詔十三年轉爲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
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
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
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武賁郎
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皆
捷諸賊甚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
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化及反皆
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
言聞數百步弱冠爲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
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立愴高智慧等
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
開府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
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

隋書卷之二十四 列傳
十一
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
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
厥數入境爲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
敢畜牧於塞上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
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
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
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旣如
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
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爲安州
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

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
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
俱坐除名未幾越嶲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俱羅白
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
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
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
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
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竝在京洛又見天
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
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

附錄卷之四 列傳
十一
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於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旣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僞從別爲後計峴然之時柱

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洩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卽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

神旣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渴刺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全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等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率孟讓衆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

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斛斯萬善

王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
世
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
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
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
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
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
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
略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
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
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
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

往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
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
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爲
羣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等與李密
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
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
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
密走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
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
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

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立討楊立感頻戰有功及立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立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羣盜累遷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

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豐王辯殞身勅敵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隋書卷六十四

隋書卷六十四考證

來護兒傳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沮水○
監本沮訛沮按前漢地理志沮水出遼東塞外西南
至樂浪縣西入海十三州志沮水縣在樂浪東北從
改沮

隋書卷六十四考證

隋書卷六十五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

周羅暉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潯陽人也父法暉仕梁冠軍將軍
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暉年
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
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
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
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
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
鬪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
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
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
軍明徹之敗也羅睺全衆而歸拜光遠將軍鍾離太守
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
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總管檢校揚州內外諸
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
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封一千戶除太僕
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

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
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州諸軍事江
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
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
其反羅睺拒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
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
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
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
侍晉王廣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
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遇丹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
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
兵士散然後廼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暉垂泣而
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
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
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
羅暉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知可也其年秋拜上
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翽歸降
于我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暉上韓擒於朝堂
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翽之下能無媿乎羅暉荅曰
昔在江南久承令聞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

臣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豳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
母憂去職未朞復起授豳州刺史並有能名十八年起
遼東之役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
船多飄沒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
素擊之虜衆甚盛羅暉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
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
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
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卽位授右武
候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
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暉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經

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暎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卽除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暎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城人也祖靈起梁直閣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爲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千戶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

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於周宣帝甚優寵之拜
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戶賜良馬五匹女妓
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
遣部曲督韓明詐爲背已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
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鬪者自
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
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
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
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
合復前擊猛退走赴船旣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

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爲丞相
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爲助守因欲
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
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
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
三百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鵝叛蠻於
鐵山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
事改封譙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
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
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

欲令公鄉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
上降密詔使經略江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
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
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
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縑五百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
三千五百人爲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
璿西衡州刺史鄧暘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尚降
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踰嶺子廓兵
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賜綵五
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銀甕寶帶良馬十匹十年尋轉桂

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
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疋未幾桂州人李光仕
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桂
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兵俱會于尹州光仕
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
尚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
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
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
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
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

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雋州烏蠻
叛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敗
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
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
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
數十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
十匹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
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
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於旗千里今
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

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
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
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
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
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
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
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
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
武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疋明年黔安夷向思多
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

之法尚擊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
渾法尚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於清海賜奴婢一百
口物二百段馬七十匹出爲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
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
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時
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爲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
頻戰每挫其銳賜奴婢百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
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
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
武衛大將軍諡曰僖有子六人長子紹基靈壽令少子

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
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
力焉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
邑千五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
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
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
嶺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
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

隋書卷之十一 列傳
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
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
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
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物二千段授韓州刺史以
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
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暉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
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
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
不固爲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戰
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

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
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
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
是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
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
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
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
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
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
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

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一千匹五年車騎西巡至
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
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
爲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撮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
宇文述等參軍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
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灊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
以景爲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
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
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
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

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會幽州賊楊仲緒率
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
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
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公闕
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
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
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旣逢離亂景
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暲率兵救之遂
歸柳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
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明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敗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今三

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纏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

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醜翻奉獻資物百段十三年
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
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間免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
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
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
業元年授知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
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
爲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

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曹
渠監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爲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
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
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師都督
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
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爲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
郎將從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
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
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
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
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
以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
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
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
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
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
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遼東之
役以世雄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
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

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
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
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
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
時突厥頗爲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
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
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騷動詔世雄率
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
集兵依世雄大軍爲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
選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

隋書卷之五十五 列傳 十三
霧霧晦冥莫相辨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
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於涿
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
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
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
孝王引爲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
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
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

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懼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
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
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
衛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
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
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
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
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
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
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

隋書卷之十五 列傳
十四
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
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
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
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
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
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
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
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
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
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

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
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
不敢輒開倉廩賑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
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爲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
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
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
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
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拊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

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邵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浙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

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荅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卽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

隋書卷之二十五 列傳 吐萬緒
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
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
有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
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
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
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略徙爲朔州總管甚爲北夷所
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
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

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
遇及爲太子引爲左虞侯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
州帝恐其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
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
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
遇讒也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
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
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太夫太守如
故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
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

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日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夜遁歸保其壘僞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營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二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敝

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爲民配防建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

并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至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謂不敢忘先帝之言

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爲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麒麟衆萬餘人據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

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郡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周世爲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爲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卽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

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爲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

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幸勿爲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

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浴賀蘭蕃俱爲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暉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恠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

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隋書卷六十五

隋書卷六十五考證

慕容三藏傳百姓愛悅縑負日至○按前漢食貨志臧

縑十萬作縑注錢貫也論語襁負其子而至矣作襁

博物志襁襁負兒衣織縷為之廣八尺長二尺以約

小兒於背李奇曰絡也又史記衛將軍傳青子在縑

襁中蓋縑與襁通

精中蓋顯與顯

小只伏背李奇曰部也又史出論深軍舟青千奔

辭帥志願願負又亦將顯為之顯人只疑二只以

顯十萬計顯於發其部論結顯負其千面至兵非顯

谷三顯將百以受其顯負日至心懸前莫食實志

隋書卷六十五考證



